

奏牘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邊備雖經屢飭臨警恐易周章懇祈

聖明再行嚴諭務俾實堪戰守毋滋向來弊習仍

紙上空言事臣惟數月以來奴蹤往來叵測東

西警息紛紜哨報或有異同情勢不甚相遠皆

指七八月間爲分股入犯之候今雖未審奴耗

的實若何而七月之期荏苒又過半矣金風初

厲胡馬孰禁南嘶秋實盈疇内地正堪就食此

自明白易見之事豈有幾倖不來之理唯當刻

刻准備以待旦曉闖入大家迎頭堵截耳計屢
旨申嚴之後連歲懲毖之餘沿邊將吏必將舍舊圖
新改換一重面目然而戰守實事臣猶未敢爲
邊臣信也夫戰則必有所以戰之根柢今日演
鎗放砲明日列陣排營遂謂足以戰乎守則必
有所以守之竅要在彼添墩置臺在此扼墻把
隘遂謂足以守乎誠合內外諸臣而悉數之有
督撫鎮道復有總監分監處處星列碁布設官
不爲不多要皆同載漏舟之上並泛大海之中

利害安危彼此共之者也諸臣即萬無不聯之
精神而容有不得不分之疆界即萬無不化之
意見而容有不及過踰之機宜自督撫監鎮以
及文武大小各員不下數十輩果真如周身之
有癢共搔有痛共撫隨提掇而輙動乎自
陵京以及東西諸鎮協不知幾千里果真如鄉井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不待呼而自至乎苟一面失
於回顧而數面設防之大局先渙矣諸臣君何
而保其面面環相回顧也邇者樞部覈實邊備

一疏責各邊逐件條答駁之至再至三得其供認明確方准立案備招非不綦密綦嚴然此不過如奕家之布勢粗具眉目耳儘有熟於布勢自謂算無遺著猝遇狠手對局不覺當下無主下子先自忙錯者此以知紙上之兵機仍無與局中之殺活也今且無論其條答諸欵有無虛實若何就使事事周備著著圓滿一朝虜騎突至疾於雷轟電掣果能悉依布置之法牢站脚跟如山之不可動如川之不可禦乎果所扼之

地面必無堅瑕互異所泒之兵將必無勇怯不
齊乎設或正當緊關畧見參差掛漏舉平日打
疊之精神悉亂矣諸臣若何而保其始終不至
忙亂也他如行間共守之科牒最尚簡易徑直
毋或多猜亂視反誤其遵循對壘相持之意氣
惟貴整暇安詳毋或轉展蒼黃先示以破綻凡
此在平時自固尚不足豈臨警制敵即有餘恐
沿邊諸臣的實能信不徒以紙上空文抵塞目
前者亦鮮矣正使朝朝茹蘗夜夜抱薪猶懇虜

至無日拮据已晚更何待
明旨朝夕提命部司往復查覈始翻然知所變計哉
宴安可懷身名宜惜實著易錯虛倖難邀料邊
臣各具有心胸終不甘自誤誤
國也臣無任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七月十五日具
題十六日奉

聖旨這所奏沿邊諸臣共處嚴疆著刻刻些備實堪

戰守說的是該部還再行嚴飭

兵科都給事中臣淩義渠謹

題爲欲辦出海之局須定剿逆之謀特請

聖明立賜裁決奮斷施行事竊惟

朝廷所以籠馭中外驅駕智愚者惟恃此百代共守之賞法一綫可惜之名號耳苟法紀所在不難恣意跳越名號所關可以乘時盜竊強有力者孰不起而圖之則亦何所不至矣臣前此爲島變一事具有三疏明知倡亂有故首叛有人特未敢訟言以致事機輕洩今形勢小定涇渭漸

分孰順孰逆孰首孰從業彰彰在人耳目不煩獄吏推勘矣即若輩藏頭護尾閃爍百端始而投揭乞撫則借謝之元一人以當先繼而縛逆來獻則僅收孟有望等數名以謊罪械獄毒而計彌工心日雄而膽日肆豈逆黠彖

朝無能測其伎倆併無能制其死命乎臣惟往昔以淮蔡之強藩值唐季之孱主執政者肯決討用兵誅剿則亦不旋踵而豬其宮覆其族應手糜碎矣矧此幺麼瑣弁窮島遊魂奚足膺我兵

亦設謀取之易易耳臣前疏所云募敢死爲腹心克渠何難立縛懸爵賞於不次同惡必至相戕或者惟此時宜用此著乎若因其請印隨與之以印因其請總兵隨授之以總兵初時志在授奴不難斬關闌出已而念切戀棧又不難據地要求是假王之萌漸而留後之濫觴也是法之所不加而名之所不繫也卽在往代衰朝此事尚不多見豈得聽其公行於

離炤當天之日

聖明全盛之時不乃爲奴寇轉相窺伺來共揶揄也
哉竊以爲欲再恢島局重整海面莫如亟正島
逆之罪首逆旣得餘黨從此帖然而後可以議
兵衆之撤留而後可以商鎭帥之行止如或計
不及此而漫責之粵奴聽之出海臣不知洪範
將仍往石城一帶與沈志祥等同謀協力共事
進取乎抑別揀駐節扼防之地與沈志祥等分
信拒守鼎峙相望乎是猶豺虎當衢荆榛塞路
而馳思千里之遠妄冀出門有功必不得之數

也臣職掌攸關遇此封疆大故治亂關頭何敢

不力持名法二柄以還

朝廷惟

皇上垂鑒而早斷焉臣不勝悚息徐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七月十七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本日巳時封發本科隨發兵部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

王師啓行在途兇賊蕩平有日謹就議所已及心

所未安仰請

聖裁事項

皇上因儀揚告急允樞臣之

請特遣勇衛營一軍會同總理等官恊力剿賊業已

諏日啓行分途進發誠所謂嘽嘽焞焞如霆如

雷之師也蠢茲醜孽方將喙突奔命不暇詎敢

逆我顏行哉乃都人士見者猶不免且幸且虞

一時喜懼兼至焉良以策遣自

一人則三軍之銳心齊發先聲及六合而十年之兵

氣全銷是可喜也

王者有征無戰則衆動貴出萬全

王旅不測不克則進止豈輕一擲是又可懼也顧

何以答下民之仰望釋海內之驚疑亦惟曰庶

幾無擾民無養寇遄往遄返指日告成而已而

芸不變之風豈易得之今日圻父爪牙之詠所

難惟此

禁軍誠一旦反驕橫爲節制反浮脆爲驍果反平

日之逍遥觀望爲此行之衝危蹈險以此無敵

於天下其不謂之

王者之師乎乃臣則更願該地方之無滋諉卸也旣

得此股鋭師則原設之額兵氣增百倍儘堪分

頭堵截萬無拱手退聽之理設或全靠此一軍

而因恃生懈因懈致餉進旣不獲相從退復不

能相救不幾以

禁旅爲孤注而來內外之蹉跌乎是所當戒者一

臣更願該地方之畫汛猜嫌也旣存內外之防

兼分主客之祖猝遇利害緩急能必其臂指聯

而首尾應果實實從滅寇起見內臣自不必存

忌外之心外臣亦不應萌輕內之意總在推敵

是求盡敵而返大家打疊精神以勿紛

宵旰爲一此內外各盡之職分也設或界限太明以

致水火交搆得毋師老財匱終貽不結之局乎

是所當戒者一凡此皆諸臣所言及而未盡者

臣不妨再詳其說耳至君師行糧從節奉
明旨止云戶部塡給糧单中飭沿途應付即戶部覆
監臣一疏亦未見聲說明白竟不知所謂塡給
預備者果借支總理等官之剩餉乎抑即支該
地方見存之額餉乎臣愚以爲給餉至一萬二
千人不爲不多量期至一年半年不爲不久此
時若漫無剖劃後日將憑何開銷萬一地方以
供億浩繁而擅行科歛則病在民以款項無著
而出納惟吝則病在兵以轉輸不繼而本折中

斷則又病在剿局是宜

勑部從長酌妥一一聲說明白俾在外曉然知有歸

著旣可悉心措辦兼可安意應付矣理臣熊文

燦起程有日延今兩月有餘行踪仍無的據殊

不可解似宜

勑部再行檄催早一日受事則地方早一日料理毋

或遲遲其行致寇氛東衝西突大費將來收拾

耳敢因恊剿一事而附及之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九月十三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禁旅專征主客聯絡合剿已有屢旨行撥何欵

開銷併理臣速催受事俱著明白查奏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奏爲廢帥違禁鑽營供證尚未詳確乞

勑該部再行嚴鞫務得指引實情以明微臣素心事

臣昨見錦衣衛有遵奉

聖旨一疏知爲原任總兵王業隆鑽營起用等事因

取全疏閱之前後供認口詞歷歷在案與臣纖

毫無涉臣自可以無言第中有姓范者說是凌

科的親一語則茫不知所謂矣臣安能默默處

此竊念臣科與兵部雖云相關各有職守凡武

途之陞除武功之勘敘悉聽該部自爲張主臣科不得過而問焉至推用大帥則必會集多官面加商酌苟所擬未當駁正則有之從未敢輕衆一人以對者亦以職掌當明嫌疑當避部科相信共守頗有此一重界限耳不謂更有王業隆者痴想妄覬一至於此其謀業已不行其詞初無旁及臣固可無辯也獨招內所謂范姓者舉其姓而隱其名不無令人疑訛臣親識在長安者無多人固從無所謂范姓者也非親而認

[illegible]從何爲非親而使人共指爲臣之親是必有故則所謂范姓者其係非循理奉法株守無爲之人明矣據衛招云不敢去說即時回絕後邊又去別尋頭路等情亦幸而有此不敢一念葛藤當下即斷耳設或見利生心絲牽蔓引臣陷中不已受其點涅乎若不趁此時剖明而使人到底誤認此范姓者爲臣之親臣能事事防之刻刻備之乎今各犯業送刑部見在究擬伏祈

勑下再行詳鞫即著領到范家之陳恒甫根究所謂姓范者的係何人與臣有何瓜葛在京作何勾當根究明白一併提到訊質雖不在指借撞騙之條亦當正其無故招搖之罪庶微臣硜執素心藉此一番搜剔幸不至以身為垢府也臣無任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十年十月初二日具

奏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究明具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奴孽暫時蟄伏邊吏倍宜毖防謹再瀝愚誠

懇祈

嚴命重申事臣於七月間具有邊備雖經屢飭臨警

恐易周章一疏奉

旨下部嚴飭念彼時警息紛紜謂逆奴轉眼即到入

九兩月不知光景若何戒嚴已而屬夷諜報無

憑東西踪影俱寂今且日綴一日歲内或保無

虞然而臣心更切切焉若有憂者竊以爲其來

也不足懼其未來也不足喜其猝至而撓我以
急也當以緩待之其暫伏而嘗我以緩也尤當
以急待之蓋衝邊與腹地不同治外與治內迥
別一日有一日之料理不謂後日有待而今日
尚可以優游一處有一處之堅瑕不謂大處緊
嚴而細處不妨於闊畧所恃以防守者城堡墩
臺也得無設而未及完完而未及固尚有待於
補葺塗塈者乎因之補葺塗塈唯此時易易也
過此時而寇迫門庭則雖有城無守矣所恃以

衝陷者兵丁馬匹也得無老弱汰而不盡汰倒
斃補而不盡補尚有待於挑選購買者乎因之
挑選購買惟此時易易也過此時而兵亦交接
則雖有人無人矣所恃以整𥿄者糧芻器仗也
得無本折不必盡充物料不必齊備尚有待於
設處措辦者乎因之設處措辦惟此時易易也
過此時而敵壘壓境則雖有資無資矣總之此
日之安閒爲我之安閒則異時之忙迫亦屬我
之忙迫知異時無限之忙迫爲我之忙迫則此

日一刻之安閒併非我之安閒豈不日戒儆犹
孔棘古人何若是葸葸多懼哉不棘而時有以
待其棘豫道也若云向來整飭有素嚴疆萬無
可虞則頃者部臣一番查覈破綻已自難掩其
他查覈未到者瘡孔更不知若何能遽恃以無
恐乎語有之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
耳俯伏奴孽蘊毒既深搆禍必烈目前正當弭
耳斂翼之時將來何以支其且擊且搏之勢沿
邊諸臣誠念及此必有不寒而慄刻刻靡寧者

矣至劄督與阿衙臣尤不能無厚望焉西協首
當虜衝闖入頗易督臣領袖諸撫擔任非輕阿
衙雅具兼人之才夙負吞胡之志臣何忍以株
拘管見量豪傑之淺深所願效他山之砥者亦
唯曰攻取戰守實事也無虛言之殺奴滅虜危
事也無易言之選材任人公事也無私言之聲
色晏樂佚事也無侈言之只此四事而瞿然知
所自反焉斯眞不敢不以豪傑相待矣臣同官
葛樞具疏規正巳稱劄直臣以封疆事大利害

攸關際此三冬閒暇之時恐貽懷安敗名之咎
不得不灌灌相告耳統惟
皇上再行嚴飭臣不勝惕息悚惶之至緣係云云謹
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月初六日具
題初九日奉
聖旨奏內防守整搠豫加料理亦於邊政有裨著嚴
飭行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鎮臣雖報出海事機尚屬未定乞

勅該撫監督速馳探加意嚴防事臣思島變未定仰

煩

宸慮躊躇者數月於茲矣大要礮渠散黨一事宜速

不宜遲速則可以圖功遲則更釀他變此事理

之易見者不謂陳洪範奏

旨之後又踰兩月始報帥師出洋十六日以李令目

二十餘日矣從茲首惡立就誅夷島衆以次遣

籌辦沿海百年鞏固
至爭旦夕東顧豈非藉此一舉之力然而揣情察勢
有不可知者三焉念發難之始一切未及布置
何難猝起密圖今遷延半載氣候已成悉索精
銳以樹防禦備嚴必以自固必且不遺餘力鎮
臣到時肯斂手而就縛乎不可知者一也除閣
故首私人布滿都下
朝廷一動一靜無不密相傳報豈有在內往復設謀
連章累牘毫無透漏之理縱羅雖通能宛轉調

之使入一一惟我擒縱而畧無變計乎不可知者二也矧洪範脫身來歸未必不藉志祥一人之力感激而圖所以保全容或有之險隘相逢事權在握以小不忍而亂大謀孰禁之乎不可知者三也有此三不可知而島祟之或靖或否仍屬搖搖未定豈可不爲寒心哉臣愚以爲此等事情只爭眼前下手即時下手則亦即時平定矣若或機倪動而未決濡忍有餘剸斷不足將來事豈止不得成功而巳也蓋前此猶未定

首叛何人今已顯斥沈志祥一人爲罪魁矣前此猶示招撫羈縻之意今已會集多師聯䑸出海明以剿逆討叛爲先聲矣臣不知爲志祥者將仍然戀住該島聽異時四面環攻而忍死以待乎抑將北走胡南走越逞困鬬之力爲挺險之計乎過此即爲風高水立之時東西阻絕之候縱有百千船隻數股銳師我不能往彼不唯有餘地以全身兼可乘暇日以繕備若云憂在乏食則透販纍纍日用必需之物業已無一不

具我又安能制其死命也哉恐窮島遊魂一到
春初氷泮不決計投奴必且轉掠沿海諸郡縣
二東騷動將自此始矣此安危緊關只在眼前
剖決者也伏祈
勅下該鎮撫監諸臣首當密切馳探探則必探鎮帥
進取方畧若何無仍聽捏報以了事更在時刻
嚴防防則須防來春或有意外毒逞無徒恃越
海不足憂必如此而脚跟始固別無動搖以我
之有定勝彼之靡定立於不敗之道也臣無任

俄兢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月十一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陳洪範出海進取機宜作何布置著該撫監密

切馳探毋令觀望坐失事會兵部即行申諭 本日未時

封發本科

隨送兵部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請

旨安置罪帥以靖地方事頃者廢帥尤世祿貪横不

法罪狀顯著監臣牛文炳據實糾參奉

旨革職究擬似已翦其翼抉其爪縱負狂噬之性亦

窮於計無所施矣然而山右士大夫不無鰓鰓

過慮者則以宄熖雖除狡窟仍在恐不爲去惡

務盡計將來播毒一方終無已時也何以言之

葢前此未經革職儼然身列冠裳尚如此其決

裂令應讞法究擬業自夷於匪類寧復顧有防閑將無逮者自逮擬者自擬而攫人之手已滑亡命之徒實繁他時更不可問乎夫然則斗大山城再羼幾多金錢供其吞嚼幾多婦女供其姦占幾多生命供其鞭箠也矧今茲鎮臣虎大威固世祿舊日之部將也共城而居一廢閑一見任體統既多窒礙事權亦屬難行將岸然與之角異則臨以故主之勢必能掣當前之肘若轉而一味和同則既辜士民之望恐終冒合污

之嫌計該鎭處此未免左支右吾前瞻後顧責
以僇力行間而展布四體不誠戛戛乎其難之
哉查世祿向來籍貫原在榆林此地既難容身
自當另圖變計惟有問擬之後即時回還原籍
爲便第世祿僑寓寧武日久廣置腴田大宅多
買歌童舞女業已棄故鄉若屣脫跡任所爲鄙
朅矣若不奉
明旨發遣而望其逡巡引去當下毫無係戀萬萬不
能伏祈

勑下該撫按速將世祿所犯事情從公研審隨將本
犯應得罪名依律問結勘其任所置有田宅若
干悉聽自行變價勒限發回榆林安置庶寧武
一帶永脫水火之災而鎮臣虎大威亦免受及
門之累斯乃巖疆利害所關臣愚實見其大础
不爲罪帥一人苑裘計亦不止爲山右諸紳維
桑計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尤世祿著該撫按作速遵旨提究奏奪該部知

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邊臣屢以病請跡涉規卸謹循職駁正特懇

聖明嚴飭事臣惟天下事以直前邁往之氣乘之則無所不易以退縮觀望之心處之則無所不難從來難易無定形止爭肯擔當與不肯擔當兩念耳銜邊何地今日何時可得以且進且退之身半任半卸之局藉焉不可以終日而能長保無事克葉萬全者乎維茲秋防報竣晉撫吳甡積勞成瘵實實難支累牘告哀徼

恩允放

聖明固信其無他亦人人知非假託者也乃一時邊臣妄謂此例可援紛紛各以病至未老而乞休不已無疾而呻吟在床何爲者耶始則宣大兩撫先後引疾控籲奉有

明旨一則云正資保障不必引請一則云速出料理邊務不得屢陳可以已矣乃未踰兩月大同巡撫葉廷桂再疏繼至具揭到科不太汲汲乎夫雲中上谷警報近雖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備殊屬臣劉乘暇

繕備刻值千金是豈閉門穩卧之地二撫駕輕
就熟歷有歲時年力正強意氣儘銳亦豈偷息
視蔭優游待老之人若明知未必得去而嘗試
以請則此請爲習熟通套不應見之疆場任事
之臣或志在保全身名而借病求去則此去爲
脫卸便門更非所望於豪傑圖功之際有一於
此二臣將何解焉即該撫揭報近日病狀備極
委頓支離之苦誠堪愍惻臣竊料以爲未必至
是設果有之還當察其就裏虛實若何得無癖

已甚矣而血氣未動良醫在傍別有窺其隱者乎何居乎而若此也唯今日爲邊臣者時時著此病根於胸中所以遇事不盡擔當設防不盡完固決策不盡剛果在上旣懷傳舍一官之意在下誰無苟且塗飾之心誤封疆而僨大計莫此爲甚始猶假病在身後乃眞病百出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臣實爲諸臣懼不惜以逆耳之箴當苦口之藥更得

嚴綸徧行傳飭當下一番喚醒是即邊臣陡然汗出

霍然病已之日也伏懇
聖明勅部施行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具
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封疆多事豈邊臣引卸之時今後各撫再有壯
門假託連章瀆陳的必不寬宥該部都着即通行嚴
飭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鄖陽無裁撫之理鄖撫非堪任之人乞

勑該部速議更易毋或因循不決貽誤剿局事臣惟

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者行間百變之情形然

其所然而不執其固然者兵家應變之機畧即

如今歲三四月間樞臣合算剿局倡爲四正六

隅之說議裁鄖撫而即以總理兼之奉有

欽依何止一次後因賊勢盡趨江北不得不置總理

於廬桐之間而前此合算之局面又當一變矣

擬臣始起而請設統撫再起而議留鄖撫種種
條奏前後互異亦迫於勢之不得不然初非自
相牴牾强生枝節也然欲裁其官而姑縶其身
既無以為鄖撫地不能爲兼之實而倘鶩兼之
名更無以為總理地二者均未爲盡善臣敢就
愚見所及以兩言決之無亦曰未可去者撫治
一官亟宜罷者治臣一人而已何以明之鄖陽
僻處萬山之中界連四省地曠人稀最便奸盜
藏匿在

先朝無事時猶以伏莽時發創設撫治衙門豈以今
者流寇蹂躪幾遍七屬反無故而議撤乎竊恐
此衙門一撤襄郢唐鄧之肩背益孤商雒漢輿
之血脉都斷禍有不止於該鎮者此鄖撫之不
可裁無待再計者也且總理一官視賊所向刻
刻宜在寇前者也若高坐鄖陽則各省奔突之
賊勢安能當下具千里之炤若馳驟行間則鄖
鎮應行之事宜孰為分身掛兩地之防勢必前
牵後掣徒疲馳逐之精神左支右撐何裨合剿

之全局此總理之不能爲撫治又無待再計者
也惟是該撫陳良訓若其才品不具論論其撫
鄖近狀則旣以飾報被糾奏有該按據實速奏
不得蒙隱之
旨再以縱子被糾奏有該按速查馳奏不許隱徇之
旨句日之內屢經抨擊兩奏
嚴綸知其伎倆已窮意氣不堪再鼓矣且方剛之年
力旣遘詛怨之衆口實繁望以重整牙纛而奏
勁柔揄不乃日設一日徒以避事嘗試也哉合

無

勑下該部一面令治臣解任一面推才望堪任之臣

刻期往代其治臣在地方應得功罪姑俟該按

查回再行確覈未晚也至若總理

勑書帶有撫治鄖陽一道合無更換治臣之後即照

該部前議

准令具疏

進繳恐此衙未經改正事權仍屬兩操徒滋互相

諉卸之咎耳是皆目前剿局所關不敢不明白

奏
請統俟
皇上裁斷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初六日具
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速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行師時有利鈍塘報不宜參差謹就楚鄖兩

案奉

旨確查再請

聖明遍行申飭事項者鄖撫陳良訓有恭報剿賊密奏搗巢兩疏楚撫余應桂有確查陣亡官兵一疏俱以情形未晰致滋外議一經吏科糾舉一經兵部駁查各奉

旨著該按馳奏臣亦無庸再贅第就其前後疏報情

事一平心論之議郎撫者謂其殺良冐功似矣
然或者民與賊竝匿山﨟該撫搜剿有心馭兵
無法聽其恣行屠僇遂致玉石不分是未可知
耳若云此五十一壇耳鼻小級盡屬郎褱無辜
赤子則凡有人心者不忍爲而謂該撫爲之乎
臣猶未之敢信也議楚撫者謂陣亡不止七十
七人似矣然或者倉卒查報之際人數未及細
閱師徒挫敗之餘上下恒多隱飾護重爲輕匿
多爲寡是所不免耳若果如外傳四五千人喪

失過半則幾於一軍盡殲復從何處募補該撫
能以隻手障全楚之耳目乎臣猶未之敢信也
是在按臣虛衷以察彼真勝真負之確情隨據
實而剖其若罪若功之疑局使在內得準以行
法而在外亦永無後言乃不虛此一番查覈耳
臣因是而思軍中設有塘報者所以通彼巳主
客之情形聯遠近策應之聲勢中樞憑以爲調
度葢綦重綦要矣兵家勝負何常百戰保無一
失勝則勘實報聞敗則據狀自劾塘報豈有令

人不可信者乃自有寇禍以來疆吏盡騖虛聲
疏揭多半失實或裝砌功級以媚上官或竄改
情緣以誑
輦下種種奸欺莫可致詰楚郎兩案所以來盈庭
之疑揣嘖有煩言者皆塘報失實爲之也伏祈
勅下該部凡諸省直用兵處所督撫鎮道等官宜將
塘報一事通行申飭今後不論投部文揭具
奏本章果係軍前緊密事情務要字字鋪叙得眞
節節勘驗得實慎[illegible]濫筆誇詡思涸一時之聽

觀慎毋事後攙添妄覬他年之查叙慎毋游移
閃爍將無作有而飾贋爲眞慎毋利己損人捷
則攘功而敗則卸咎設或偶犯前弊即應立罪
斥蒙如此則筴政不病於衆差而遍吏亦因之
鼓奮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俱已有旨了塘報失實邇來通弊著嚴加申飭

以後有飾玩倖功卸罪等情爾科道官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西陲兵威雖震邊釁已深乞

勅兩鎮在事諸臣時凜對敵之心無隳已成之績始

終保護巖疆事竊照甘肅一鎮孤懸西極番虜

偪處族姓實繁眈眈伺我虛實圖以遂其狂謀

者有日矣今春海酋諸虜勾煽銀套直闖甘凉

一戰而殲其酋首超兎再戰而斬其子合受氣

誠數年來未覩之奇捷也勝不可以嘗恃倖不

可以屢徼臣爾時固切切然慮之已而五六月

問果有莊浪等堡失事之報亦止於搶掠人畜
損折軍馬勢猶未甚披猖也昨辦事本科接得
甘肅總兵官柴時華塘報爲緊急虜情事内稱
新虜兎刺擁衆數萬寬牧永昌洪水等處盤遶
不去套虜復揚言同插酋出來攻搶又各路傳
報達虜分犯或以一二千計或以三四千計互
相射砍各有殺傷又瞭見大青牟水板井一帶
煙霧不絶約四十里窩遠等情如果該鎮此報
一一近眞則幾於環邊皆虜蜂擁蟻聚飈發雲

屯亦大費收拾矣是否係套挿各部挾賞生端
是否爲海哈遺孽懷讐搆釁的實情形誠未易
盡知大抵中國之強非夷狄之利兩度奏捷醜
虜之嫉忌已深犬羊各護其群狐兎惡傷其類
一番大剿衆酋之憤湜益甚安得不自夏徂秋
轉掠內地日横一日乎該鎭之兵素號敢戰出
其全力儘足相當惟是一時撫鎭道將等官無
因春月之三戰三捷也而負憍心更無因夏月
之損兵折將也而頓生退心無因兩酋之一時

授首也而懷易心更無因諸虜之四起響應也
而輒萌怖心歛銳以避其狂突之鋒出奇以截
其方張之勢即以前日斬馘之餘威奏目前于
襄之偉績豈非該鎮百年之永利哉至寧夏地
面朔虜出沒無忌今秋九月間因其合謀大舉
我師奮勇迎敵擒斬王子六人獲級一百五十
四顆功亦不在肅鎮之下警報近雖未聞因陽
勢所不免時刻厲薪膽之圖早夜鼓敵愾之氣
是又在撫臣鄭崇儉鎮臣祖大弼先為整飭以

待而已適因河西告急不得不併慮朔方毋或

備三面而滲一隅徒靡

聖明之西顧也統俟

天語一體傳飭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具

題十七日奉

聖旨奏內甘寧虜情著該撫鎮嚴飭戰守以聳嚴疆

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楚賊日蔓全省堪憂直舉目前緊切事情仰

祈

聖鑒事臣頃因死賊盡趨湖廣該撫塘報無聞中懷

焦灼正在繕疏入

告間而撫臣楊嗣昌賊勢大約聚楚一疏巳奉

旨下科無庸再

奏矣然楚省横行之賊不止流寇一股其滲漏情

形亦不止塘報一節也就如呂瘦子大夥嘯聚

江上柯允峪族屬鼓煽脅安崇陽大冶山中亡命更自無算旣未覩搜勦奇功又不聞解散方畧將終聽其猖獗乎兢兢如臨藍劇賊出沒湖湘郡藩巳見震驚屬邑累遭殘燬近且蹂茶陵犯永新浸浸乎殃及江右矣賊勢日見縱橫官兵不加一矢豈尚未得要領乎總轄全楚地面寥闊呼應甚難其有事地方隸在楚撫者旣以流寇分力分心他寇未遑兼顧其有事地方隸在沅撫者復以道府攝兵攝餉運掉終覺不靈內寇

未平職此之故未平內寇而望得志於外寇肅

可冀乎沅撫陳膚謨久未到任奉

旨查奏以來今又四十餘日矣入境奏報仍復杳然

律以昔人叱馭之義又安所辭違玩之咎也乃

至護

陵守郢則鎮臣王觀國一人任之觀國微時止一豪門

幕客初無過人伎倆兼以近者負有隱疾在身

不便跨鞍驅騁受事業踰半年禦寇罕聞實著

楚人謂其才氣本領尚在秦翼明之下大帥固

難其選亦何至使庸材濫重寄若此哉是宜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冗闒無能便當亟行罷斥
或以護
陵主守不主戰鎮臣短於戰而長於守姑准策勵圖功
免致臨警易將亦屬該地方便計要在樞臣熟
籌而審處之耳是皆楚省目前緊切事情樞臣
言所未及不敢不更端補
奏伏候
聖明裁察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據奏王覲國著該部看議速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秦賊全夥入蜀川北萬分孤危乞

勅該部速議兵餉亟易撫臣以救一方燃眉事臣於

前月下旬見該督洪承疇疏內有各賊俱於秦

兵剿殺苗頭奔往四川七盤關廣元一帶等語

查係十月初十日以前事延今兩月有餘川中

寂無一報心竊異之猶疑大約如樞臣疏中所

云或深入或淺入或格而不得入其間緩急情

形尚屬未定猝難遥度耳乃據近所聞則不啻

急在燃眉矣有謂攻開七盤關之後勢成破竹川北州縣連遭尅陷大隊直逼成都者有謂廣元失守鎮臣不知下落撫臣爲賊所窘踉蹌退保會城僅以身免者似此種種危情傳聞定非無據乃該省撫按司道等官仍未見具一塘報也竊慮以數股方張之勁賊併力致命於一隅其兇猛之勢必倍以素不設備之川撫心搖旌落於寇至則狼狽之形可知萬一獨力難支以致省會搖動能無震及

親藩併憂及我
皇上乎且非獨此而已也維蜀素號天險亦稱富饒
有銅鐵竹木足以利賊之器械有蹲鴟粟帛足
以廣賊之衣糧有子女玩好足以饜賊之嗜慾
有巉巖峭壑足以便賊之伏藏有如賊戀蜀不
已即因彼中險要據爲巢窟悉其精銳憑高以
拒我我兵有往而坐困耳古來草竊之徒踞全
蜀以毆中原者不少賊計如果出此西南半壁
去矣不更可憂之甚乎目前除徵兵措餉外別

無解救之竒著該省流土之兵驍健堪戰者必
非一處第當覈其地方宜調某地方不宜調實
實堪藉一臂者用之耳似不勞徵兵外省也該
省見在額餉儘足供該省之兵第當覈某項不
宜輕動某項可以存留實實足資一飽者用之
耳似不勞貸餉外省也是在計樞二臣確實主
持求其有裨緩急可耳至該撫王維章以瘡痏
百出之身處進退維谷之局旌幢久已無光矣
近復與鎮臣不協節節參商安得不決裂至是

唯有

勑令解任聽勘卽推就近堪任之臣星馳受事變𦋐

氣爲朝氣蜀疆猶可爲也臣以蜀事甚急蜀報

甚緩有聞卽

告不敢少延時刻伏懇

聖明速斷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據奏夥賊入蜀州縣𨓜陷直逼成都勢甚披猖
該撫鎮平昔備禦全疎如何未見奏報殊爲可恨
著王維章速調兵將多方扼殲毋致蔓延併鎮臣
下落該按確查馳奏其徵兵措餉事宜該部即與
議覆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奸鎮通夷事露胎釁不小乞

勑督按諸臣及早消弭加意偵備以固海防事臣頃

見同官葉高標疏論廣東總兵陳謙載貨通夷

等事奉

旨嚴查速奏俟其查回得實治該鎮以應得之罪豈

顧問哉竊念從來外夷之禍未有不始於內地

勾引之人而邊海之防亦未有不壞於二三壟

斷之手據疏稱誘夷船十餘萬金入之帥府夫

既誘之使入豈復推之使出夷船十餘萬金固醜夷之所剖腹而藏不啻身命護之者也肯拋却如許貲本竟飄然而颺去乎肯因此一番舉動輙斂手而退聽乎勢將挾貨生端弄兵鼓釁海上事終有不可言者是惟該督撫及該道府等官以調馭之精心運控縱之遠略或設法善遣以阻其開市之謀或陳兵示威以懾其狂突之魄絕鯨鯢於境外戢海波使不揚可耳聞閩中數年前夷禍亦起於一攬頭騙銀入手事發

監艙銀已花費無存夷人索銀不得索人又不得遂至聯䑸內犯沿海沸騰今粵東竟以中軍爲欖頭公然騙銀入帥府視閩洋昔年殆又甚焉臣安得不懍懍懼乎因是而思行險嘗利之小人爲可恨也陳謙以庶姓賤孽竊忝鉞之重寄擁巨萬之雄貲志滿氣揚富貴已極可以止矣乃猶垂涎外夷非分之金錢不顧廢墜職前之實禍人之無良固有不可以常法律者聞此事敗露在本年八月乃謙隨於九月兩突具

聖主恩深罔極一疏請調衝險用兵之地臣務不解
其故或亦緣此事機倪發動首尾難掩計無復
之姑爲是欺人大言以塞舉
睿覩聽乎其貪而且狡大率類此事後參詳肺肝歷
歷如見諒難逃
聖世斧鉞之誅者也臣曷任激切悚惶之至緣係云
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

題崇禎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陳謙巳有旨了奏內事情著速查明奏奪該督
撫道府各官仍一面嚴加偵備多方消弭毋得玩
延貽悮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處義渠等謹

題爲科印行使日久篆文已見糢糊請

旨俯准鑄換事照得各衙門設有印記藉以行遠示

信釐弊防欺重矣至臣科日行事件非關軍機

出納即屬郵符掛銷其需於印記者不尤重乎

伏讀

會典內印信一欵有年久鑄換之例隨查得兵科

之印造自萬曆元年距今六十餘載誠有如

會典所稱印面平乏篆文糢糊者是亦奏

請鑄換之一時矣所以然者止緣臣科軍務冗沓原與各科不同而今日之臣科邊腹多故更與昔年逈別夫善氣虧而害氣勝五金之質猶不堪其銷鑠而况人乎因思兵與二十年以來物力凋耗此中者幾何生齒糜爛此中者幾何臣所爲偶觸鑄印一節摩挲篆文而不禁慨然也伏乞

勑下禮部驗實換給施行臣等無任虔悚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

題三十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降二級照舊臣凌義渠謹

題為遵

旨查奏事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吏科送到外抄

吏科添註給事中陳啓新奏為遵

旨回奏事奉

聖旨考選已另有旨錢糧違礙的著該科據實查奏

戶兵與顏繼絕陸自嶽該部看議奏奪欽此欽遵

抄發到部復准吏科手本以中有兵部錢糧該

兵科自行查奏臣等因移文兵部查見在候考

各官有無錢糧違礙隨准兵部四司先後開送完欠職名到科除錢糧全完職名不開外其有先報起解在府已而陸續到部者併至今尚未到部者謹遵

旨一一開列具

參惟是臣科非經管考選之人無查覈錢糧之責所據者止有該部之回文所開者見在完欠之實數至前此各官咨送題考緣係應聽吏科再加詳覈另行奏明非臣等所得越俎而問也伏

祈

聖明鑒察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計開

車駕司

前任如皐縣六年十二月調與化縣知縣

高名衡本縣原額馬價銀二千一百一

十二兩草料銀無子粒銀三十四兩七

錢四分七釐二毫三絲七八年分俱全

完訖九年分馬銀丁千七百六十七兩
二錢四釐未解到寺因查該縣覲冊內
開該縣前件銀兩解府貯庫見今差官
起解又馬銀三百四十四兩七錢九分
六釐前件解府奉撫院明文扣補該州
縣未完軍餉併各屬解到軍餉補還起
解又租銀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七釐二
毫三絲前件解府見今差官起解
前任海陽縣七年六月復除山陽縣知縣

黄文煥本縣原額馬價銀三千四百三
十二兩草料銀六百七十三兩子粒銀
六十七兩一錢六分八釐七毫五絲七
年分馬草子三項全完八年分馬草二
項全完子銀六十七兩一錢六分八釐
七毫五絲解府未到今准太僕寺冊報
前銀已到九年分馬草子銀三項全完
前任溧水縣五年十二月復除南宮縣九
年六月復除唐縣知縣曾就義南宮縣

原額馬草子銀一千八百八十七兩五
錢五分三釐七年分全完八年分全完
唐縣原額馬草子銀一千七百八十五
兩九年分發秋馬銀扣買冬馬二十六
匹向因駁退四匹未掣批廻今准太僕
寺發文各馬俱經補解通完訖
長洲縣知縣涂必泓本縣原額馬價銀七
百一十二兩七錢五分七年分已完馬
銀五百七十兩二錢未完一百四十二

兩五錢五分八年分全完其七年未完

銀兩據該府冊報解府逓完續咨吏部

題者今該府已差吏陸汝翼起解到寺

訖又八年分會同館夫銀一十八兩先

據該府冊報已經解府今已交兩館完

訖

職方司

本司並無別項經管錢糧唯有班軍大糧

一項其各官職名從未報部無憑開造

武選司

本司並無經管錢糧

武庫司

固安縣知縣黃奇遇零欠四年分遊閏柴

薪銀二十六兩九年分柴薪銀二十四

兩今已解到部通完訖

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滿名衛錢糧未盡解到著嚴行查催俟完始准

考該部知道

原任兵科都給事中今陞福建布政使司右叅

政仍帶降二級臣凌義渠謹

奏爲微臣一官可擲心跡宜明謹瀝血剖陳懇祈

皇上勅令部科回奏以雪沉冤事臣於本月二十一

日見吏部一本題爲欽奉

聖諭事推臣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奉

聖旨有點的依擬用仍帶降二級京堂果否堪任巡

撫奉旨甄别何尚稽停著即具疏通列詳開來看

欽此隨於二十四日報名

廷謝詑伏念踈逖小臣無關輕重乃猶在
宸慮迴旋之中遲至旬日
命下臣方感愧之不暇何敢以縈瀆取罪惟是立身
居官本末有不容不剖白於
聖明之前者惟
皇上垂聽焉夫科員之轉監司名爲優陞實則劣處
吏部操此例以挾制言官吏科借此題以驅除
異已從來有之但既有一番推敲必有一段話
柄非職掌有虧郎品行滋議斷未有冥冥決事

而可以服本人之心掩通國之論者臣歷俸已
踰七年陪推京堂兩次實不解部科所以處臣
者何在或所議在居鄉則隱而難信者貪廉顯
而易見者貧富通籍十四年以來臣曾有餘力
構數椽之居有餘財營數畝之產乎在地方則
撫按有司等官在都下則同鄉士紳以及往來
商販諸雜色人俱可問也或所議在居官則賄
屬營私無過吏兵二部
皇上試

召冢臣而問之臣曾有片紙落吏部之手片言入吏

部之耳乎再

召樞臣而問之臣曾有片紙落兵部之手片言入兵

部之耳乎恐諸臣即有憾於臣亦不能無端裝

捏爲構虛證實之事也至若兵科職掌首重看

詳臣受事一年零五箇月風雨晦明從不敢郄

進般憂疾痾從不敢偷安逐事條奏積有四十

九疏悉在

御前可覆按也雖無顯績可紀亦有微勞堪念今一

槩抹撥付之東流已矣勿復言矣關一人之進
退者小關舉
朝之是非者大關一時之功名者小關一生之品
行者大如果以爲别有訾議部科宜聲說明白
治臣以應得之罪如果所聞推敲之語止云體
質清弱部科亦宜聲說明白假臣以休致之名
毋徒諂臣半緇半素之間處臣疑優疑劣之地
使草草之勞人目前飲淚吞聲好好之驕人將
來彈冠相慶也總之甄别京堂鄭重節鉞者乃

皇上求才無已之盛心無如當路者即以此爲引人

擠人之妙訣快其恩怨報復之私圖畢竟同已

者留內異已者處外躁競者留內恬退者處外

有力者留內孤冷者處外匝地爲羅瀰天布械

誰敢舉此等機關一一明告我

皇上哉臣雖去國之身終不恐畏罪不言仰幸

聖明高厚也伏祈

皇上鑒察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具

奏二十八日奉

聖旨科道才品兼優准陞監司諭旨甚明爰義渠何

謂劣處著議處該部知道